

# 毕淑敏小说中对死亡的审视与超越

蒋 华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毕淑敏在小说文本中倾注其对死亡的审视与思考:直面死亡,死是生命的恒常形态;奉献之死是崇高的、有价值的;关注自然死亡和生命的临终关怀;探索生命的终结和归宿形式,期望人们超越死亡,把握生命。

**关键词:**毕淑敏;死亡;临终关怀;安乐死;生命价值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2)06-0088-05

有生必有死,死亡其实是极平常和普通的事。但是,面对死亡,人们普遍好生恶死,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习惯于把“死”视为人的无可奈何的悲剧性宿命,所以人们在平时总是倾向于对“死”保持沉默,甚至拒绝谈论死亡。但是,对“死”的沉默并不能使人们在面临死亡时安之若素,亦不能制止和减少真正的死亡悲剧的发生,因而更为严重的后果也许在于,对“死”的思考的欠缺使我们对“生”的思考也很难深入<sup>[1]</sup>。海德格尔指出:“日常生活就是生和死之间的存在。人生的生与死,既是两极、常常被我们当作截然分开的两部分,同时又是统一存在于每一个生命体的。生与死相依相存,生,因死的必然到来而更显珍贵;死,因生的美好可贵而意义丰富。生死的相融关系决定了人类一方面要张扬生命意识,极力追寻理想人生;另一方面,又无法回避死亡,总会走向死亡这条无法回归的黑暗隧道。”<sup>[2]</sup>作为两种人生状态,生和死是截然分开的,但在哲学本源上,两者又是和通为一的,这一点毕淑敏深有体会。她像关注生一样关注死,“死亡,我确实特别关注,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对精神的一个如此重要的领域,不去考虑它,不去说它,不是一个现实的态度。人的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知道有一个大限,人才会去思索这个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只有懂得生命意义的人,才有勇气探讨死亡,只有对死亡有更深入的了解,人才有可能更深地把握生命,死亡其实是一切的本质”<sup>[3]</sup>。毕淑敏是为数不多的惯常于并擅长于写“死”的作家之一,其死亡表达成为当代文坛特有的“这一个”。

## 一、死亡的达观与生命的恒常形态

“由于西藏高原那段生命时时如履薄冰的生存体验,加之医生的职业缘由,看多了生命的夭亡、衰弱、断裂与毁灭,面对生的渴望与死的苍凉,生命之死便在毕淑敏的文本中被格外地凸现”<sup>[4]</sup>。她惯常选择死亡作为结构故事的精神脉络和艺术关怀的焦点,笔下既有众多昆仑将士(《昆仑殇》)悲壮之死,也有游星(《阿里》)、秦帅北(《伴随你建立功勋》)被诬叛国的冤屈的死;既有普通人的麻木的死,也有郁容秋(《女人之约》)、安疆(《拯救乳房》)追求尊严找寻自我的觉悟的死;既有身患不治之症的老人(《预约死亡》)苟延残喘累及他人的死,也有乔先竹(《生生不已》)生生不已贡献于生的死;既有成慕海奶奶(《拯救乳房》)胸口被活活烂穿的恶死,也有重度烧伤的新婚夫妇(《紫色人形》)轻歌相伴相互偎依的死;既有《红处方》中“人兽”供人游戏的贱死、小月孩命中注定的惨死、庄羽让人不耻的该死,也有焦如海(《最后一支西地兰》)、陶教授(《教授的戒指》)、简方宁(《红处方》)为事业奉献的高尚的死。她不是为写死亡而写死亡,而是发现诸凡各类死亡中积极的东西,传达“人生就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死是生命的恒常形式”的新的死亡观念。

收稿日期:2012-03-21

作者简介:蒋 华(1979-),女,湖南临澧人,编辑,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这里的死亡已不再是儒家重生不重“死”,道家死而不朽,佛家的重死不重生的死亡文化翻版,它体现着一种对死亡文化的超越与重新建构。“死亡是生命峰巅的凌空一跃,是个体最后的成长过程,是一个简明扼要的告别,是一曲袅袅余音的震荡”<sup>[6]</sup>。在她看来,死亡是必然的,“你可以拒绝一切,但不可以拒绝死亡。拒绝可以把世俗的一切圈在外面,好像一座荒凉的古堡。但死亡会大踏步地越过藩篱,镇定地挡住你的去路”<sup>[6]98</sup>,我们应当正视死亡,认识到死亡是生命成长的最后阶段。生是不能久远的,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死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存在。“生命是一条无尽的链条,在太阳下闪烁的那一截就是生。隐没在无边的黑暗中的就是死。它是一个环,没有截然的区别”<sup>[6]116</sup>,呼吁人们正视死亡: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就让我们坦然面对。“死亡其实没你想象的那样玄……根据最新研究,肌体在死亡之前已经做好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神志模糊,感觉迟钝,阈值提高到极限”<sup>[6]137</sup>,死亡可能真的就像“轻飘飘暖洋洋的羽毛一般。那个瞬间是飞翔的感觉,一切痛苦都不复存在了,极为舒服”<sup>[6]137</sup>。而我们死后,毕淑敏进一步大胆设想,“我们会化成烟,烟会在天上飞,它终究会落地。构成我们生命最基本的那些微小粒子,携带着我们的信息,在宇宙中穿行。那是一把打乱了牌,只有极少数的时候,才会再化成人形。我们会变成自然中的任何一种物质,显形或是隐形地俯视着世界,在无垠中沿着永恒的轨道盘旋”<sup>[6]173</sup>。因此,“面对死亡,不是空妄的幻想和希望或是惊慌失措的消极悲观和病态的心理恐惧,而是以诚实而勇敢的态度来对待个性之死,从而明智地把关系到自己的这些问题当作自己生命的有机部分而加以解决”<sup>[7]327</sup>,“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思索死亡,和老了才思索死亡,甚至直到死到临头都不曾思索过死亡,这是完全不同的境界。知道有一个结尾在等待着我们,对生命的宝贵,对光明的求索,对人间温情的珍爱,对丑恶的扬弃和鞭挞,对虚伪的憎恶和鄙夷,都要坚定很多。死亡的发现是个体意识走向成熟的必然阶段”<sup>[8]</sup>。

## 二、死亡的价值与生命的自觉奉献

“死亡犹如唯一的真理在那里存在”,对于这“唯一的真理”的探索,不同的叙述者审美把握和美学表达不同。在余华看来,“死亡是一个过程,一个无因之果,一切都是死的和即将要死的。所有的死都是如烟似梦,神秘之极,永远找不到理由,永远不明真相”<sup>[9]</sup>,一切皆是偶然、随意的,其对暴力与死亡的尽情渲染让人感到恐惧和颤栗。在阎连科《日光流年》中,死成为一种宿命,所有的努力与抗争都在死亡的黑翅前化为乌有,徒劳无义。

毕淑敏以深沉的生命关怀关注死亡,充分肯定死亡的意义与价值,她笔下的死亡常常是人物主动选择的结果,“为了替他人开辟道路,为了生命永存,死是必要的正当的”<sup>[7]323</sup>。这种有如殉道者般自觉奉献的死常给人震撼和崇高壮美之感。林白驹为共产主义信仰引颈就戮,李铁为吹响号角用尽最后一口真气,金喜蹦为挽救战友坠下悬崖,尤天雷戍边卫民血洒边境,军人之死倍显崇高。乔先竹为创造新生命竭尽全力,最终血流而尽难产而死,向死而生的孕育之死倍显伟大。夏导在癌症复发的危险中奔赴塞外,殚精竭虑赶制的节目获奖之时,她已乘鹤远行;陶若怯为疗治疑难病症而用尽最后的精力,只因“科学是一桩需要献身精神的事业”<sup>[10]240</sup>,“只有当我面对病人的时候,我才感到自身生命的价值”<sup>[10]243</sup>;简方宁在庄羽的阴谋暗算下误吸毒品成瘾,“活着,或者植物人一样痴呆,或者证明一个阴谋的得逞,对我都是无法忍耐的刑罚”<sup>[11]473</sup>,为战胜毒品,她选择了以死来殉她的事业,“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向这罪恶抗议,我要证明,人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毒品可以使我中毒,却无法使我屈服”<sup>[11]473</sup>,“一项伟大的事业,很多时候,是要用鲜血来做祭品的”<sup>[11]473</sup>,为事业殉道献身的死令人崇敬。

“我常常在作品中写到死亡。这不单是因为我做过多年的医生,面对死亡简直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崇高这块燧石在死亡之锤的击打下,易于迸溅灿烂的火花。死亡使一切结束,它不允许反悔。无论选择是正确还是谬误,死亡都强化了它的力量。尤其是死亡之前,大奸大恶,大美大善,大彻大悟,大悲大喜,都有极淋漓的宣泄,成为人生最后的定格”<sup>[12]</sup>。她透过死亡,揭示死亡背后蕴含的意义与价值,表达人的悲悯、达观的乐观态度,期冀人们把握生命,直面死亡,实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 三、自然死亡的关注与生命的临终关怀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与死却是不同的,有崇高卑贱之分,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如鸿毛,而大多数的普通人的死却“像一块鹅卵石,说不上太重,但也不至于飘起来”<sup>[6]93</sup>。对于芸芸众生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不管你如何忌讳不喜谈论,死亡却在神秘面纱笼罩下清晰存在。为揭开神秘面纱,毕淑敏亲历临终关怀医院采访,并在死

者刚刚躺过的病床上躺了一段时间,“在付出了和一个报告文学家不敢说超过起码可以说相仿的劳动之后,用它们做了一篇小说”<sup>[13]</sup>——《预约死亡》,提醒人们关注大多数普通人的自然死亡和临终关怀,倡导人们尊严地、达观地、平静地走向死亡。

一般人看来,死亡应该是呼天抢地和鲜血迸溅的,起码要有人手忙脚乱和围观。而在临终医院里,大多数人的最后时刻只是艰难地吁出悠悠长气,在最后的叹息后归入永恒的沉寂。但这只是幸运的小部分人理想的死亡状态。其实死亡也是不平等的。对于一般人的死亡所在,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人是死在医院洁白的病床上,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或是高干。普通的老人就没有这番待遇了。三分之一死在急救车里,家里人发现他们不行了,赶快往医院运,铁皮的救护车成了他们最后的归宿。还有三分之一的老人死在家里。可以说,假如你是一个平民,你多半是在没有医疗保护的情景下寂寞地死去。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作为中国人,我们画得不圆”<sup>[104]</sup>。这与我们传统的陈旧的死亡观念不无关系,“我们的民族忌讳死亡……帝王将相们寻找长生不死之药,以为可以逃脱自然的法则。小百姓有许多言语禁忌,他们天真地认为不谈死亡,死亡就会扭过脸,给我们一个光滑的后背……只要活得久远,那便是福祉,是一个人德行的明证”<sup>[105]</sup>，“我们这个民族不喜欢议论普通人的死亡,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惨烈的死,贞节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一个伟人说,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我们就不由自主地以为世上就只有这两种死法”<sup>[106]</sup>，“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在中国人的骨髓里,觉得人是不能操纵自己的生命的。冥冥中有一只手,那是天的意志。天要你活,你不得不活;天要你死,你非死不可”<sup>[108]</sup>。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大多数人要么恐惧惊慌,手足无措,不顾一切抗“死”,要么对痛苦不适听之任之,被动接受,消极等“死”。如何平静地走向死亡,临终关怀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

临终关怀又叫临终照顾,是对濒死病人进行治疗和护理,使其以最小的痛苦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其本质是对救治无望病人的照护,它不以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为目的,而以提高病人的临终生命质量为宗旨。它是文明世界的象征,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迅速,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这一新兴的未知领域,毕淑敏在《预约死亡》、《拯救乳房》及《女心理师》中进行了多方探索,如对临终病人采取生活照顾、心理疏导、姑息治疗等措施,着重于控制病人的疼痛,缓解病人的心理压力,消除病人及其家属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使临终病人活得尊严,死得安逸<sup>[14]</sup>。

不止于此,毕淑敏更进一步,如实描述了“在这种夹缝中诞生的中国临终关怀医院,像老式挂钟的吊摆,忽而倾向濒危的去者,忽而倾向疲惫的人生,多一番摇摆的艰难”<sup>[105]</sup>,不仅纪录了普通人的自然生命的临终状态及其对他人的拖累,且客观再现了工作人员的艰辛与无奈,病人和家属的焦灼与哀伤。

在临终医院里,等待上路的老人极端瘦弱,极端淡漠,“他们比骷髅还要干瘪。骷髅是洗练而洁白的,棱角分明。他们连这种力度也没有,完全是枯萎的雪片。床单细碎的褶皱,就是他们驱体的轮廓了,枕头上是一只空罐头盒,青灰色地塌陷着”<sup>[105]</sup>。他们有的昏睡,有的痴呆,但都失去了自我照料的能力。在医生眼中,他们已经没有医治的价值了,“你千方百计延续他的生命,他自己不想活,家属还嫌你啰嗦”<sup>[106]</sup>。84岁的老太太说,“不去就拖累人,早去了就好”<sup>[106]</sup>;80多岁患皮肤癌的老人的子女要“让他早点去得了”,“为他好,也为大伙好”<sup>[109]</sup>;等着去法兰克福留学的小伙子大费周折把母亲往死路上推。医生、病人及家属的无奈与焦灼通过齐大夫之口道出:“这些人根本没有必要救治,作为社会的人,他们已毫无价值。比如那个一个大字不识的痴呆老太太,只因‘大跃进’时拐着小脚当了几年工人,就吃了几十年的公费医疗。累计药费十万元以上。这种人,留有何用?她对人类最后的贡献就是早早的死去!人的再一个用处就是对家庭的贡献。这些人,风烛残年,徒然消费,传统的孝道压得子女抬不起头来。非得把孩子们肥的拖瘦,瘦的拖干,一户户家徒四壁弹尽粮绝,卖了冰箱卖彩电,家家负债才算孝顺吗?该死的就让他死好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为什么歌颂大自然的秋天却不歌颂死亡?”<sup>[116]</sup>

乍听之下,齐大夫的话不免冷酷。但在冷酷背后,毕淑敏意在死亡现象中灌注人生意蕴。她要缓释和消除人们对死亡精神上的恐惧和肉体上的痛苦,告诉人们“生与死仅仅是生命存在形态的转换”,要培养人们“保持着人的尊严平静地迈向死亡”这样一种更为入道的死亡意识,同时呼唤更多的人来关注临终关怀事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因为对他人的爱护与关心,也是对自身价值与尊严的肯定,更是对人的生命的超越。她通过对死亡的描述,对陈旧的死亡观念的剖析,深切呼唤人们正视死亡,追求更为文明进步的死亡方式。

#### 四、死亡形式的艺术探求与表达

“中国人太看重生命的数量,忽视生命的质量。在生命的末期,长度已毫无意义,关键是生存的品位”<sup>[6]121</sup>。既然生命末期已无生存品位而言,既然苟延残喘的死可能累及他人,那如何尊严地走向死亡这一必然归宿?“当死亡一定要降临的时候,就像一个婴儿的诞生,我们要做的是让它到来得更为舒服和顺利”<sup>[6]121</sup>。如果说临终关怀是对将死——死这一较长过程的关注,那么,安乐死、“在床边”、“让死亡回归家庭”则是关于真正的死亡——生命的最后瞬间如何降临、降临何处等死亡形式的艺术探讨。

##### 1. 安乐死的两难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面对无法忍受的病痛和毫无意义的拖延,病人及亲属都有意早日摆脱,走向“安乐”。不论是上文提及的80多岁患皮肤癌的老人的子女要“让他安乐了得了”,还是即将奔赴法兰克福留学的把母亲往死路上推的小伙子,安乐死的念头纵然如种子般在心中生根发芽,却无法在现实的土壤中开花结果。因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他们“怕的是天命”,“代天行道,天就会怨你僭越了名分,惩罚于你”<sup>[6]108</sup>,亲属不敢做,医院也不敢做。“安乐死需要群体意识,当群体还没有用法律的形式把规则固定下来,做了就是犯规”<sup>[6]104</sup>。《预约死亡》里讲述了一个外国发生的安乐死的故事:一个美丽的女人患了不治之症。治疗只是延长她受苦的时间,治疗本身更加重了她的痛苦。在她看来,“我的生命现时对我已毫无意义,它只是病的跑马场。我的意志已经走到尽头。我除了消耗别人的精力与财富以外,唯一的用处就是感受痛苦”<sup>[6]100</sup>。她要求结束生命,“我现在还有力量为自己画一个圆圆的句号,挣一个体面的死”<sup>[6]101</sup>。在医生的帮助下,她将剧毒药液用类似弹弓的装置射进身体。最终,“女士很优雅地侧卧在林间的木椅上,脸上留存着永远退不去的鲜红”<sup>[6]108</sup>如愿死去。而医生则被法院传讯,最后以谋杀罪和制造杀人武器罪被逮捕。

安乐死不合法,在绝大多数国家,这一点毋庸置疑。那安乐死是否合情合理呢?这一点见仁见智,有待商榷。但小说借齐大夫之口勇敢宣称“假如我到了老年,一定立下遗嘱,安乐死,绝不拖累他人。死也要有胆略”<sup>[6]116</sup>,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作者的倾向性,引发人们深沉的思考。

##### 2. 让死亡回归家庭

死亡于每个人都是新鲜命题,“人们不会活着体验死亡”。生命的终点何时到达?如何抵达,又在哪里结束?既然安乐死行不通,继《预约死亡》之后,毕淑敏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进一步深入,“在床边”,“让死亡回归家庭”开始进入我们的视线。

在她看来,死亡是需要学习的。一个人怎样独立地走向死亡?所有走过的人,都不会告知我们有关的经验教训。每个人都要练习独自一个人“在床边”——生命的最后瞬间,保持最后的平静。

在《拯救乳房》中,作者有意为安疆老人安排了一场死亡盛典。在小组成员的包绕下,在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家中,安疆安然离去。作者写道:“这是盛典!如今,你难道可以随随便便看到死亡的全过程吗?在以前,比如一百年前,比如五十年前,比如现在某些闭塞的村庄,你可以看到。但是在近几十年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你看不到死亡,这不是因为死亡减少了,是因为死亡被包装起来了。人们害怕死亡,人们对死亡束手无策,人们把死亡看成可以隐蔽起来的东西,于是人们把死亡转移到了医院,人们用冰冷的白布和铿锵作响的医疗器械,把死亡割裂和包裹,然后直接焚化。人们以为这是科技带给我们的优越和好处,殊不知这违背了人类的天性。人类是害怕孤独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人愿意被陌生人和金属的亮光包围着,但他们到那时已无法反抗。”<sup>[6]115</sup>这段话在质疑旧的死亡形式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新的死亡形式和观念的向往。在她看来,让一个人在他非常熟悉的环境中安然地、有尊严地结束他的生命,周围的亲人也用安详的态度来接纳这个过程,是对生命整个过程的一个呵护,这就是“让死亡回归家庭”。

这一观点在其散文《让死亡回归家庭》中得以明确表达和阐释:在美国新奥尔良临终关怀医院,“让死亡回归家庭。让濒临死亡的人,享有最后的安宁与尊严。他们将在自己的家里和亲人的包绕之下,平静地远行。我们奉行的观念是——不必抢救死亡。死亡是不应该进行抢救的……我们的座右铭是——‘尊严地死去’。这包括他是怎样洁净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要怎样洁净地离开这个世界……在死者的身上,不要遗留有人工的化学的放射的等等强加给他的痕迹……我们原来是死在家里的。后来,由于科学的昌明,我们把死亡搬到了医院里。于

是人类最后的温热眷恋,在雪白的抢救帷幕的包裹中,被轻易地剥夺了,遗留下另一种现代的残忍。死亡再次回归家庭的时候,不是简单的复古与重复,而是对人类自身更多的珍爱和体恤,死亡回归家庭,是对逝者的福音,是对生者的挑战。它意味着需要更艰巨的工作,更庄严的承诺,更严谨的责任和更充沛的勇气”<sup>[6]</sup>。

人是有尊严的,不仅要有尊严的活着,也要有尊严的死去。毕淑敏把死亡“拜为一位透明的老师,愿在死亡的观照下绽开生命的自信和尊严之花”<sup>[7]</sup>,死亡是不可抗拒,但可以超越,应该勇敢、坦然、安详地面对死亡,维护人的尊严。

毕淑敏把对死亡的深沉审视与思考化诸笔端,在其小说文本中直书死亡。在她看来,死是生命的恒常形态,应该达观地面对死亡;奉献之死是崇高的,有价值的,肯定死亡的价值与意义;在对自然死亡的关注中,凸显对生命的临终关怀;探索生命的终结和归宿形式,期冀人们超越死亡,把握生命。

#### 参考文献:

- [1]张曙光.生存哲学——走向本真的存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38.
-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 [3]吴菲.毕淑敏访谈:最好的作品还在我心中[EB/OL].(2002-04-05)[2012-01-12].[http://www. people. com. cn/GB/wenyu/66/134/20020405/703036. html](http://www.people.com.cn/GB/wenyu/66/134/20020405/703036.html).
- [4]施津菊.毕淑敏文本中的死亡意境的美学追求与文化建构[J].中国文学研究,2003(2):1-5.
- [5]毕淑敏.毕淑敏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209.
- [6]毕淑敏.预约死亡[C]//毕淑敏文集:昆仑殇.桂林:漓江出版社,2009.
- [7]N·T·弗罗洛夫.人的前景[M].王思斌,潘信之,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89.
- [8]毕淑敏.写下你的墓志铭[C]//毕淑敏作品:话说生命.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146.
- [9]姜波.生命真谛的求索与超越——毕淑敏、余华小说死亡命题比较[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67-69.
- [10]毕淑敏.教授的戒指[C]//毕淑敏文集:冰雪花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9.
- [11]毕淑敏.红处方[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5.
- [12]毕淑敏.凝视崇高[C]//毕淑敏作品:话说生活.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 [13]毕淑敏.炼蜜为丸[C]//我很重要.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
- [14]邓寒梅.毕淑敏小说中疾病叙事的生命伦理学意蕴[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90-94.
- [15]毕淑敏.拯救乳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93.
- [16]毕淑敏.让死亡回归家庭[C]//毕淑敏作品:话说生命.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199.
- [17]盛英.毕淑敏小说与生命文化[J].小说评论,1998(5):46-50.

## On the Observa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Death in Bi Shumin's Novels

Jiang Hua

(Hu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Bi Shumin expresses her deep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of death in her novels. She believes that death is inevitable for human beings and it should be faced. Dying for dedication is sublime and valuable. Natural death and life ending should be concerned. She tries to explore the form of life ending and destination, hoping people to transcend death and interpret life.

**Key words:** Bi Shumin; death; concern of life ending; euthanasia; life value